

故宮器物 說明文之元素：

- 形制
- 紋飾
- 色澤
- 款識
- 製造痕跡
- 使用痕跡
- 附件 組件
- 功能
- 時代
- 意義/重要性
- 歷史脈絡

故宮器物範例 1

西周 □鼎 〈分檔〉

- 鬲鼎(圓鼎)，盤口、立耳、分檔、柱足(形制)。腹飾獸面紋，兩側有夔紋，以雷紋爲地。獸目高凸(紋飾)。器內壁有銘文(款識)。附玉鼎木蓋。荷塘鸞鷺玉頂(附件)。



故宮器物範例 2

西周早期 雙龍紋簋

本器的獨特處在於器與蓋合成一體的花紋設計。以雙龍為主題，龍首一對，以張口裂牙的嘴相對於蓋口中央。一帶尖錐狀角；一帶柱狀圓頂角。雙龍的眼、角與耳為鼓出器表的立體高浮雕，為全器最醒目的部分，但眼、耳造型相同，唯角的形狀互異。



鑄工或許以不同的角型，強調雙龍屬於不同種類？總之，視覺上其相異性是極為明顯的。
(紋飾)值得注意的是，雙龍相對的部位，必與兩邊器耳所形成的器面中軸線平行，蓋與器始可密合無間，顯然，鑄工既將蓋與器合成一體，作雙龍相互蟠繞的設計，並想為蓋圓、器圓的器面，固定雙龍蟠繞的方向，否則龍首將無法與器身上的龍身相對準。換言之，龍首的方向固定了，正好可分別與器腹上蟠繞的雙龍身軀相連。這種器與蓋一體，以完成全器雙龍蟠繞的花紋設計，罕見於商周青銅器中。唯與美國弗瑞爾博物館人面盃的花紋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且更複雜(紋飾)。器形及器耳裝飾，則呈現西周早期的時代作風。圓腹圈足縮口以上承器蓋，器身側出雙半環耳的簋，乃出現於商晚期，以盛放黍稷。這種形制，西周早期仍繼續存在，與方座簋並存流行，雙耳下有垂珥，器耳裝飾獸首銜鳥，更是西周早期所通行的題材(形制+時代)。腹底有銘文「作寶簋」三字，疑是後世所刻(款識)。

故宮器物範例 2

西周早期 雙龍紋簋

•雙龍紋簋，圓腹圈足縮口以上承器蓋，器身側出雙半環耳，雙耳下有垂珥(形制)，腹底有銘文「作寶簋」三字(款識)。本件器物造型十分特殊，蓋與器的紋飾連成一體，為雙龍蟠繞。器蓋為兩龍首，分別為柱狀角與錐狀角，裝飾著菱格紋的身軀則蟠繞於碗形器身，顯現出商末周初的創新與巧思。足部則以夔紋裝飾(紋飾+時代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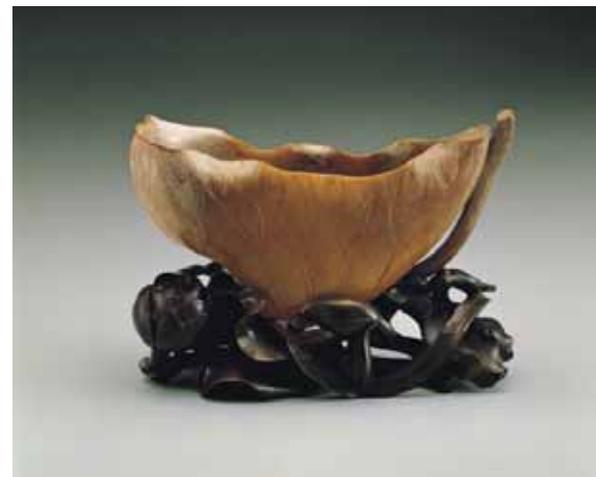


•本件器物造型十分特殊，蓋與器的紋飾連成一體，為雙龍蟠繞(形制+紋飾)。器蓋為兩龍首，分別為柱狀角與錐狀角，裝飾著菱格紋的身軀則蟠繞於碗形器身，顯現出商末周初的創新與巧思。足部則以夔紋裝飾。西周早期結束了商代以獸面紋為主的時代，然而典型的西周風格尚未形成，因此在器物上出現各種新嘗試，鳳紋、鳥紋、象紋等都一躍成為裝飾母題(紋飾)。雙龍紋簋便反映了西周早期政治新局中的新嘗試(重要性)。簋是在祭祀時用來盛裝黍稷等穀物的容器，出現於商早期，是最早出現的琖盛器，基本造型源自陶簋。西周特別重視食器，不僅出現許多新的琖盛器，也發展出列鼎、列簋制度，以形制相同、大小相序的鼎、簋組合彰顯貴族身份(相關說明—歷史脈絡與功能)。

故宮器物範例 3

宋至明 玉荷葉杯

•黃綠色玉，通體褐黃，部份還顯現灰白斑(色澤)。雕如枯槁而包圍起的荷葉，呈上寬下斂的三角形，葉緣彎曲起皺。外壁以雙陰線刻劃出葉脈。葉梗從底部中心開始彎繞，後順勢上揚至杯側(形制)。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，以多層次鏤雕作一把蓮狀(附件)。



•玉色褐黃，並現枯灰色斑(色澤)。全形雕作枯荷葉捲起狀，上廣下斂，葉緣內斂，可盛水為洗。外壁淺浮雕荷葉的筋脈。葉柄屈起，至與口緣同高(形制)。器內光素。全器淡雅端莊。紫檀木座多層鏤雕作一把蓮狀，花葉生動，益形增色(附件)。

•玉質除底部微微露出原本的黃綠色外，通體褐黃，部份顯現灰白斑，偶見褐紅的色素摻雜於陰刻線中，所以推測此玉杯可能經過染色(色澤)。狀如枯槁而包圍起的荷葉，呈上寬下斂的三角形，葉緣彎曲起皺。外壁以雙陰線刻劃出葉脈。葉梗從底部中心開始彎繞，後順勢上揚至杯側，此安排除了增添造形的變化外，還具有足與把的實際功能，而此設計手法與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葉杯相似，只是本器更見成熟細膩(形制+時代)。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，以多層次鏤雕作一把蓮狀，花葉秀美清雅，益添玉杯之風采(附件)。文豪蘇東坡曾謂晨飲為「澆書」，婉轉而幽默的表達出知識份子不得志時，愁悵但又不放棄理想、希望的心態。或許是心有戚戚，明陳洪綬遂在其〈畫隱居十六觀冊〉(現藏本院)中安排了「晨飲」的主題。圖中東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，手持的正是一只與此件展品相似的荷葉杯。在此，荷葉杯具有文人不向惡劣環境屈服的象徵意義(相關說明—歷史脈絡與功能)。

故宮器物範例 4

宋 牙白印花嬰戲瓜藤紋碗

廣口小底碗，碗身斜侈，裡心平坦(形制)。外壁光素，唯見釉汁流淌的「淚痕」(造製痕跡)。器裡則滿印花紋(紋飾)。這是北宋晚期到金代中期定窯瓷器碗常見的造形與裝飾法(時代)。其器，胎骨輕薄，口緣無釉、鈐銅口，底足滿釉，足圈窄而矮，足之稜角皆切削銳利，器壁自口至底皆細薄均勻；此皆為定窯覆燒成器的典型特徵(形制)。北宋中期以後，定窯瓷器燒造時常將器的口緣覆在支圈式匣鉢上，由於口部支撐器的重量，故可薄壁、器身陡斜、小足而不變形；同時，多件疊立一匣鉢內，故節省燃料，產量大增。印模的使用，更對製品的量產及規律化有積極的作用。(造製痕跡+時代+相關說明—歷史脈絡與功能) 印模造器是在蘑菇式印模上刻花，再覆上拉坯成的細薄器胎，經拍壓出紋路再修整；其印模可一再的使用。印花器的圖案多傾向於工業繁密，有如織錦或金銀器(紋飾/技法+相關說明—歷史脈絡與功能)。本器之口緣為卷草紋，底心印一重瓣花卉紋，器壁飾三嬰戲於瓜藤、蓮荷之間；男嬰穿戴項圈、手鐲、腳環，作富家打扮，手攀枝葉，有所謂「太子戲蓮」、蓮生貴子、或瓜瓞綿延之吉祥含意(紋飾+相關說明—寓意)。

